



「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。」對面高起著宣壇，僧道對壇。榜上大書「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喪，四大部洲至中之地，奉天永建太平之國，總理虛無寂靜沙門僧錄司正堂萬，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等敬謹修齋，朝天叩佛」，以及「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，聖恩普錫，神威遠振，四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」等語，亦不及繁記。

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，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，不能料理事務，惟恐各誥命來往，虧了禮數，怕人笑話，因此，心中不自在。當下正憂慮時，因寶玉在側，便問道：「事事都算妥貼了，大哥哥還愁什麼？」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。寶玉聽說，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薦一個人與你，權理這一個月的事，管保妥當！」賈珍忙問是誰。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，不便明言，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。賈珍聽了，喜不自勝，笑道：「這果然妥貼。如今就去。」說著，拉了寶玉，辭了眾人，便往上房裡來。

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，親友來的少，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。邢夫人、王夫人、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。聞人報：「大爺進來了。」唬的眾婆娘唵的一聲，往後藏之不迭，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。

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，二則過於悲痛，因拄個拐，踱了進來。邢夫人等因說道：「你身上不好，又連日多事，該歇歇纔是。又進來做什麼？」賈珍一面拄拐，扎掙著，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。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，命人拿椅子與他坐。賈珍不肯坐，因勉強陪笑道：「姪兒進來，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孀娘、大妹妹。」邢夫人等忙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賈珍忙說道：「孀娘自然知道。如今孫子媳婦沒了，姪兒媳婦又病倒，我看裡頭著實不成體統；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，在這裡料理料理，我就放心了。」邢夫人笑道：「原來為這個。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孀娘家，只和你二孀娘說就是了。」王夫人忙道：「他一個小孩子，何曾經過這些事？倘或料理不清，反叫人笑話，倒是再煩別人好。」賈珍笑道：「孀娘的意思，姪兒猜著了：是怕大妹妹勞苦了。若說料理不開，從小兒，大妹妹玩笑時就有殺伐決斷；如今出了閣，在那府裡辦事，越發歷練老成了。我想了這幾日，除了大妹妹，再無人可求了。孀娘不看姪兒和姪兒媳婦面上，只看死的分上罷！」說著，流下淚來。

王夫人心中為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，怕他料理不起，被人見笑。今見賈珍苦苦的說，心中已活了幾分，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。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，好賣弄能幹，今見賈珍如此央他，心中早已允了，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，便向王夫人道：「大哥說得如此懇切，太太就依了罷。」王夫人悄悄的問道：「你可能麼？」鳳姐道：「有什麼不能的！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，不過是裡面照管照管。——便是我有不知的，問太太就是了。」王夫人見說得有理，便不出聲。賈珍見鳳姐允了，又陪笑道：「也管不得許多了，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。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，等完了事，我再到那府裡去謝。」說著，就作揖。鳳姐連忙還禮不迭。

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的「對牌」來，命寶玉送與鳳姐，說道：「妹妹愛怎麼樣辦就怎麼樣。要什麼，只管拿這個取去，也不必問我。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，要好看為上；二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，不要存心怕人抱怨。只這兩件外，我再沒不放心的了。」鳳姐不敢就接牌，只看著王夫人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大哥既這麼說，你就照看照看罷了。只是別自作主意，有了事，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。」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，強遞與鳳姐了。

賈珍又問：「妹妹還是住在這裡，還是天天來呢？若是天天來，越發辛苦了。我這裡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，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。」鳳姐笑說：「不用。那邊也離不得我，倒是天天來的好。」賈珍說：「也罷了。」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方纔出去。

一時，女眷散後，王夫人因問鳳姐：「你今兒怎麼樣？」鳳姐道：「太太只管請回去；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，纔回得去呢。」王夫人聽說，便先同邢夫人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中坐了，因想：頭一件是人口混雜，遺失東西；二件，事無專管，臨期推委；三件，需用過費，濫支冒領；四件，任無大小，苦樂不均；五件，家人豪縱，有臉者不能服鈐束，無臉者不能上進。——此五件，實是寧府中風俗。

不知鳳姐如何處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